

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三个特征*

董 霄 杨文登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 广州 510006)

摘 要:具有浓厚哲学色彩的第二代认知科学,拥有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特征,作为对立面的经典认知,对比之下也展现出现代主义哲学的特征。从反基础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后人道主义三个方面,讨论二代认知的主张及其与经典认知的关系。二代认知理论中的矛盾之处,不仅是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惯性和理论发展的欠缺,也是理论本身的特殊性导致,对未来发展的思考更需要谨慎进行。

关键词:第二代认知科学;后现代主义;具身认知;生成认知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9)06-0483-04

第二代认知科学(下文简称二代认知)自诞生伊始就有着浓厚的哲学色彩。具身哲学的提出者梅洛-庞蒂,对具身认知、生成认知的发展产生影响的瓦雷拉(F. J. Varela)、拉考夫(G. Lakoff)等人,使二代认知具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特征。经典认知的哲学基础曾经总是被忽略,但在二代认知的对比下,主张身心二元论、符号主义和计算主义等观点的经典认知(即第一代认知科学)成为现代主义哲学的代表。这场认知革命,最终成为后现代主义哲学与现代主义哲学斗争在认知科学中的体现。本文围绕二代认知的三个后现代主义特征,从后现代哲学的角度讨论二代认知与经典认知的关系**。这些特征本身在后现代哲学中不是相互独立的,具体到二代认知中涉及的内容也会有所重叠。

1 反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有传统和现代两种形式,分别以笛卡尔和分析哲学为代表,无论哪种都相信存在某种永恒不变的知识基础。在反基础主义眼中,即使是被笛卡尔认为是第一原理的“我思”,也同样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而对这些所谓“基础”的迷恋,最终会扭曲人类主体(王治河,2006)。经典认知中符号、计算便是其“基础”,并最终形成“缸中之脑”的假想,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认知即计算”的主张可能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人类的心智(如情感、直觉等)根本无法全部用符号和计算来表征,经典认知及在此基础之上发展的人工智能所遇到的瓶颈就是佐证。二代认知反对经典认知中的这种“基础主义”,具身认知通过将身体引入认知过程中,试图以

知觉、隐喻表征取代符号和计算的地位;生成认知吸收存在主义、建构的思想,将认知视为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中循环生成,打破了经典认知中给定的本体论假设——身心二元论,通过梅洛-庞蒂“身体-主体”概念予以取代。随着具身认知的进一步扩展至语言领域,具身语言学认为语言也是具身的,强调语言理解过程中心理模拟与具身感受的作用,语言习得也成为了身体与语言的同构过程(官群,2007;林立红,2016)。这实际就批判了索绪尔结构语言学中的符号任意性,也与德里达在语言学中的解构主义主张接近。

基础主义同时作为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依赖于某种所谓绝对牢靠的基础,建立在二元对立之上的等级结构和结构中心论(王治河,2006)。经典认知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自笛卡尔开始的身心二元论,但二代认知并没有像哲学一样以解构主义对旧理论进行彻底的破坏。具身认知的主张是一种身心一体论,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进行改良,既不同于二元论的身心分离,也不同于一元论的单靠一种本原解释世界,而是通过环境、身体和认知的层层嵌套实现有机的统一(袁小婷,叶浩生,2018)。虽然也有观点认为这样依然没有冲破身心对立的范畴,但就目前来说,强行突破二元论的范畴,要么走向虚无主义,要么只是建立一种新的“基础主义”理论,都不能真正解决二元论的困境。

这也正是反基础主义的理论缺陷之一,一方面反对基础主义对基础的追求,另一方面却又在创立

*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18XXL02),广东高校特色创新项目(2016WTSCX097)。

通讯作者:杨文登, E-mail: yangwendeng@163.com。

** 二代认知也被总结为“4E认知”。其中嵌套认知内容较为单薄,基本已经被其他认知观点所吸收;延展认知被称为具身认知的未来,但理论发展尚不成熟,对上述两种认知本文不作讨论,主要以具身认知和生成认知作为二代认知的代表。

新的基础,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二代认知同样如此,其中一些极端主张,比如激进的具身认知(或称作强具身)就完全否认经典认知及其符号计算主义,认为人的心智完全是身体与环境交互的产物,便是将经典认知中的“基础”——符号和计算更换为了身体和环境,本质是一种新基础主义。二代认知目前的一大缺陷就是理论混乱、概念不清,从而束缚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于这一问题,界定核心概念是必要的,但不必继续坚持“范式革命”——以替代经典认知作为努力方向,具体来讲就是对具身认知研究中的效应作进一步的区分,最近就有学者主张从生成层次、强弱条件、建构方向和任务特性四个方面来“定位”实验中的具身效应(刘传军,廖江群,2018),这样就一定程度上理清了在“具身认知”的名义下各路研究者主张的实际差异,便于研究结果的交流并对于每一项研究进步予以更理性的评估,同时也保留了多元发展的可能。因为激进具身认知中的具身动力学取向也有与计算主义融合的倾向(Mirolli,2012),过早地树立起激进进路的旗帜,并不一定有利于具身认知的发展。即使激进具身认知确实是具身认知的未来,如今这些最具革命性质的动力系统、建构等观点还需要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和支持,才能从理论研究阶段进入可操作的实证研究阶段,否则只会是混乱的空谈。

2 非理性主义

启蒙时期科学与神学的混战中,理性取代了神性成为新的主宰,在康德之后理性主义贯穿了整个科学,理性为自然立法,也为道德立法,所谓“自由”也只是公开使用理性的自由。非理性主义主要从理性主义的权威性与工具性展开反驳(王治河,2006)。第一关于理性的权威性,理性主义将理性与人性等同,以确保其权威地位,但非理性主义认为这一设定并不合理,人的本质并不是理性,精神分析证明潜意识对人的心理和行为存在着一定影响。非理性主义的主体又往往以混沌、流动等形式作为影响机制,不同于理性主义对绝对真理、逻辑等确定的、规则的追求。在认知科学中,理性的权威性是与人脑在认知中的核心地位绑定在一起的。在启蒙时期,随着科学尤其是生理解剖学的进步,人脑被认为是思维的器官,相较于神学中的“心”是心智的核心明显是进步的,但依然是不全面的。具身认知强调身体、环境等因素在认知活动中的作用,而不是仅局限于人脑,通过反对人脑的核心地位来动摇理性的权威性。第二关于理性的工具性,理性主义不仅规定了哲学对象,还规定了相应的方法。一切认知必须从明确的概念出发,依赖数学追求精确的科学,这也正是经典认知的主要特征。二代认知对于这一点

的突破基本与上文反基础主义重合。

从具身认知的实验研究中,还可以进一步看到非理性主义的影响。具身认知的实验证据中有一部分是来源于在经典认知中就开始探索的内隐认知研究。比如著名的关于老年刻板印象对行走速度影响的研究(Bargh,Chen,& Burrows,1996),最初只是一项关于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原文献没有提及任何与具身认知相关的内容,后来有人将其和一些类似研究归纳,才作为基于具身理论的实验证据,而经典认知中有关内隐研究的主要方法 Stroop 范式,如今也是具身认知研究的常用方法。具身认知的起步主要依靠与内隐认知相关的研究成果,并力图在过去理性主义的盲区中,建立一套新的理论体系。但是这种非理性特征也导致目前具身认知对高级认知过程解释和取代的乏力,局限背后实际是哲学基础的对立。生成认知通过耦合和涌现等机制,将认知视为一种非线性的动力系统,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将人的智能,从经典认知的“人脑”和具身认知的“人脑-身体-环境”,卸载到了更加广阔的情境和复杂的机制之中,使得人对于自身“智能”的掌控力进一步弱化。虽然生成认知目前更多是一种哲学倾向,缺乏实证性质的研究,但非理性主义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

非理性主义对陷入“范式革命”循环的思维方式的冲击,使人们重新审视曾在理性独裁下被忽视的领域,“非此即彼”的独断被“或此或彼”的选择取代。而非理性主义的缺陷,在于依然没有很好地解决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矛盾,在与理性主义的斗争中也存在夸大非理性作用的情况。在认知科学中,二代认知兴起之初也常被扣上“行为主义回归”、“还原论”的帽子(叶浩生,2011),但最终二代认知并没有落入这些窠臼。认知科学的发展惯性很难使学科陷入完全不可操作、不可解释的虚无主义,像是非理性主义针对理性主义的确定性而强调绝对自由,这种主张一旦转向实证研究就毫无价值,人的认识活动即使在实验室环境下,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存在完全自由的认知过程。

二代认知与经典认知的矛盾也与哲学斗争一样陷入僵局,虽然多数研究者认可温和具身认知进路——即整合经典认知与二代认知,从理论发展和目前研究的可行性都优于激进进路(何静,2007),但具体问题比如各自的作用范围难有定论,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比如一项关于身体特异性表征与空间定位的研究表明,空间定位信息(通过选择地图比例尺大小来操纵)模糊或过多时,会出现具身效应——受到利手和效价影响的空间定位信息的记忆偏向,而当信息较为清晰或相对较少时则

不会出现 (Brunye, Gardony, Mahoney, & Taylor, 2012)。结合上文关于内隐认知的讨论,这一研究结果可以解读为,在某一认知活动中,人所能获得的有效信息较少,必须借助“直觉”之类的倾向进行判断时,才能出现具身效应。根据有效信息条件的不同,划分出经典认知与具身认知的主要作用范围,当然本观点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实验证据的支持。

3 后人道主义

上文提到“人性”,该词也是理性主义基础上人道主义的创造。人道主义一方面相信人类存在一种抽象、永恒的本质——即人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相信人类是价值判断的唯一主体。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下,现代主义中的理性与人性——这一组看似独立又相互支持的主张,实际上是在同一体系下有意建构而来的,同时这一体系又是漏洞百出的,因为人道主义的话语也是以情感而非理性作为基础的(索珀,1998),即无论理性还是人性,都没有过去所认为的那样纯粹,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类自身价值畸形地吹捧,使人道主义成为一种类似意识形态的哲学主张。

后人道主义出现就是为了打破人道主义自我沉醉的美梦,它的出现与非中心化的思潮又有一定关系。萨特的存在主义冲击了理性主义下僵化的人性,却又给了人绝对的自由,人再次成为万物尺度,但在理性被非中心化之后,作为主体的人很快也受到波及,比如福柯模仿尼采发出“人类已死”的呼声。在二代认知中能够见到非中心化两个阶段的体现,在具身认知中,虽然人脑不再是核心地位,环境的影响也有所涉及,但对身体的强调使人依然是处于认知过程的中心地位,而对于生成认知甚至是延展认知,人的地位就进一步被边缘化了。关于人的本质问题,在现代主义的循环论证和重重绑定下,人性存在的依据似乎只有理性,人的价值便是践行理性,这种思想曾经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但也成为所谓打压非理性主张、先进文明侵略落后文明、“征服”甚至破坏自然环境的理由,理性变成了具有极权性的思想统治手段。梅洛-庞蒂认为根本没有预先决定人本质的存在,其具身哲学的重要启示便是人性及价值的新观点——生而为人便是价值,各式各样的人都是人性的代表,正如海德格尔所强调的“人是用他的整个身心,整个存在而不是单用他的反思来理解他自己”(王治河,2006)。这种观点同时也意味着不存在天赋的人性和无限的认识能力,一切都是建构的过程,而妄图以某种理论纵贯古今也是不可能的,过去盲目的乐观应该终止。二代认知将身体、环境引入认知活动,不仅说明人脑-理性的认知局限,也是说明人的认知局限,因为认知的影响因

素已经不再完全由人掌握,一些难以操纵甚至未知的因素都有可能影响认知过程。

人的位置又究竟在哪?这也是后人道主义的矛盾之处。现代主义确实将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展露无遗,但对人类而言,真的能够跳脱出人这一主体,以一种“非人”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吗?如果这样就又回到寻求超验、本质的道路上,只不过是另一个极端。人的作用又应该有几分?后人道主义往往夸大了人以外的因素的影响作用,这同样是在二代认知中所应考虑的问题,毕竟认知科学不太可能直接把人排除出研究之中,人脑、身体和环境各自的影响范围和能力才是更现实的问题。

4 讨论

不同于哲学中后现代主义容易沉入完全的破坏和虚无主义之中,认知科学中的二代认知更倾向于与经典认知纠缠不清。比如后现代主义十分反感现代主义中的概念等级、统一范式等观点,而二代认知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依然遵循着经典认知的等级划分,比如具身认知提出了多种认知解释模型以取代经典理论,如概念隐喻理论、知觉范式理论等,对这些新的解释模型给予评价时,会认为它们能够解释低级心理过程,而不能解释高级心理过程(郑皓元,叶浩生,苏得权,2017)。源自心理学学科本身的对科学的崇拜同样存在于二代认知中,比如寄希望于二代认知来终结心理学自诞生以来的分裂局面,形成具有统一理论和范式的科学,这明显也是和后现代主义相背。而后现代主义对人类创造性的神话的摧毁也没有影响二代认知,比如具身认知下的具身学习(杨子舟,史雪琳,荀关玉,2017)和顿悟(张忠炉,李红,2014)仍是重要的发展方向,甚至被寄予突破人工智能瓶颈的期望。因此虽然上文总结了二代认知的部分后现代主义特征,但总览第二代认知科学,它是一种过渡、矛盾的存在。这种矛盾既有认知科学的发展惯性和现代主义的影响,又有二代认知自身发展不完善的漏洞。如果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强行将理论观点向后现代哲学或者现代主义哲学靠拢,都是矫枉过正,应当探索属于二代认知自身的发展道路,也许二代认知所践行的,正是探求已久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有学者在讨论进化论在心理学中的影响时提出了生物进化逻辑和心理进化逻辑的概念(高申春,杨硕,2011a,2011b),在借用这组概念的基础之上,将经典认知的发展逻辑称为理性进化逻辑。在对经典认知的反叛道路上,进化心理学是二代认知的前辈,二者都强调认知的情境性,但是进化心理学没有完全脱离计算主义,在认知科学中的联结主义被二代认知归类为经典认知的改良主义而被一同批判

(李其维, 2008)。因此二代认知的发展, 是在生物进化和理性进化之间, 来寻找心理进化的道路。只是心理进化的进路是什么很难直接描述, 首先排除那些极端的、已知有误的进路, 在余下的进路中试探。

费耶阿本德是一位比较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 反对理性主义一元方法论, 主张多元化, 但他也提到这样一句: “也许到一定时候, 就会有必要使理智拥有优势, 并且明智地维护它的准则而排除其他的一切。但是我不认为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一种时刻。”可以看出即使是有“什么都行”这种惊世之语的费耶阿本德也清楚这场后现代主义革命的最终结果, 在他的时代, 需要极端的观点来受人关注并对理性主义造成尽可能多的冲击, 而在论战后的废墟之上, 不需要再考虑斗争的需要, 后人能够彻底抛弃立场之争, 冷静之后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行真正的整合。如今也许就是可以整合的时代, 对于认知科学也是如此。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未来发展面对的抉择, 一方面是理论混乱阻碍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消耗着学科的生命周期; 另一方面却是混乱之下隐藏的机遇, 认知科学应该吸收后现代主义理念, 进而发挥此次认知革命最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 高申春, 杨硕. (2011a). 论达尔文进化论的运用误区. *自然辩证法研究*, 27(4), 106 - 111.
- 高申春, 杨硕. (2011b). 心理进化的逻辑与达尔文的心理学陷阱.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48(3), 81 - 86.
- 官群. (2007). 具身认知观对语言理解的新诠释——心理模拟: 语言理解的一种手段. *心理科学*, 30(5), 1252 - 1256.
- 何静. (2007). 具身认知的两种进路. *自然辩证法通讯*, 169(3), 30 - 35.
- 李其维. (2008). “认知革命”与“第二代认知科学”刍议. *心理学报*, 40(12), 1306 - 1327.
- 林立红. (2016). 具身语言与具身语言理解.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9(2), 27 - 31.
- 刘传军, 廖江群. (2018). 具身效应何处寻: 解决可重复性危机的分析性途径. *心理科学进展*, 26(12), 174 - 185.
- 索珀, 凯. (1998). 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廖申白, 扬清荣, Trans.).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王治河. (2006).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增补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杨子舟, 史雪琳, 荀关玉. (2017). 从无身走向有身: 具身学习探析. *教育理论与实践*, 37(5), 3 - 6.
- 叶浩生. (2011). 有关具身认知思潮的理论心理学思考. *心理学报*, 43(5), 589 - 598.
- 袁小婷, 叶浩生. (2018). 具身认知一体论: 二元还是一元? *心理研究*, 11(2), 100 - 105.
- 张忠炉, 李红. (2014). 通达创造性顿悟的具身之路.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4), 80 - 89.
- 郑皓元, 叶浩生, 苏得权. (2017). 有关具身认知的三种理论模型. *心理学探新*, 37(3), 195 - 199.
- Bargh, J. A., Chen, M., & Burrows, L. (1996). Automaticity of social behavior: Direct effects of trait construct and stereotype - activation on 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71(2), 230 - 244.
- Brunye, T. T., Gardony, A., Mahoney, C. R., & Taylor, H. A. (2012). Body - specific representations of spatial location. *Cognition*, 123(2), 229 - 239.
- Mirolili, M. (2012). Representations in dynamical embodied agents: Re - analyzing a minimally cognitive model agent. *Cognitive Science*, 36(5), 870 - 895.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cond - 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ism

Dong Xiao Yang Wendeng

(School of Educ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Abstract: The second - 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 with strong philosophical character, has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postmodernism philosophy. The classic cognition, as the opposite, also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st philosophy. We discuss the proposition of second - generation cogni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classical cognition from three aspects: anti - foundationalism, irrationalism and post - humanism. The contradiction in the second - generation cognitive theory is not only due to the development inertia of cognitive science and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ory itself, which also makes the thinking about theory development need to be more cautiou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econd - 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 postmodernism; embodied cognition; enactive cognition